

歷史空間

從笨小孩說到劉姥姥

王兆貴

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台灣發行新的一元硬幣，圓面比原先五角硬幣小，並重迭使用過一段期間。有個小孩，你若拿着一元和五角各一枚硬幣讓他挑，他總是選那個看起來大一點的五角硬幣，而且屢試不爽。因此，大家都認為這個小孩很笨。有個好心人不相信，就親自試了一次，結果的確如此。他有點看不下去了，於是就開導那個小孩：你難道不知道這兩種硬幣哪個更值錢嗎？小硬幣的價值是大硬幣的兩倍啊！這個小孩小聲地回答說，我如果選那個一元的，以後就不會有人跟我玩這個遊戲了。這個故事也許是虛構的，但其中的道理卻並不虛：看起來愚笨的做法，可能是聰明的。自己的選擇比別人的評價重要；長遠的利益比眼前的境遇重要。《紅樓夢》中的劉姥姥，是個目不識丁的鄉下老太太，所以能暢遊大觀園、醉臥怡紅院，受到賈母的歡迎，成為座上賓，一是確屬遠親，儘管八竿子打不到；二是年齡差距不大，說得上話；三是善良正直，樸實可愛，給大家帶來歡聲笑語無限。即使鳳姐像導演小品那樣有意編排她出醜，她也照演不誤，讓賈母等一干貴婦人領略到大宅院內享受不到的樂趣。劉姥姥表面上笨手笨腳，心裡卻是一肚子數。窮人缺的是錢財，但並不缺乏智慧，只要撇下面子問

題，剩下來的問題就好辦了。從劉姥姥對賈府諸人的觀察和應對來看，她並非沒有察覺到鳳姐等人蓄意捉弄她，而是心知肚明，不動聲色地一直扮演著「笨小孩」的角色。事後，鴛鴦私下裡賠不是，劉姥姥說：「姑娘說哪裏的話？咱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，有甚麼惱的？你先吩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過是大家取笑兒。我要惱，也就不說了。」劉姥姥心裡確實是明白的，她不僅明白賈母、鳳姐等人在榮國府中的地位和能量，更明白自己到這裡是幹甚麼的，角色定位是甚麼。沒來榮府之前，劉姥姥就有過一番計議和掂量，她對女婿說：「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，二十年前，他們看承你們還好，如今是你們『拉硬屎』，不肯去就和他，才疏遠起來。想當初我和女兒都去過一遭，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，會待人的，倒不拿大，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。聽見他們說：如今上了年紀，越發憐貧恤老，又愛齋僧佈施。如今王府雖升了官兒，只怕二姑娘奶奶還認得咱們。為甚麼不去走走動動？或者他還念舊，有些好處，也未可知。只要他們發點好心，拔根寒毛，比咱們的腰還粗呢！」只有目的清楚，頭腦才會清醒，心理才會自信，行動才會自覺。掂量了一番後，劉姥姥對女婿說：「你又是個男人，這麼個嘴臉，自然去不得；我們姑娘，年輕的媳婦兒，也難賣頭賣腳；倒還是捨着我這副老臉去碰壁。果然有好處，大家也有益。」於是，她便帶着外孫兒上路了。這一老一小登門，不僅面子上拉得下來，還能博得更多的情分。事情的發展，果然不出劉姥姥所料。儘管是「摸着石頭過河」，但目的達到了，且遠遠超過了預期。初來榮國府時，劉姥姥心裡不摸底，不免有些眩暈，有些戰戰兢兢，有些笨嘴笨舌的，當她看清了這個大宅門的底細，筋節便活絡起來，話語也順流



電視劇《紅樓夢》中劉姥姥進大觀園。網上圖片

多了。二進、三進榮國府時，她便駕輕就熟了，心眼轉得快，應對不走板，合本份而得體，能發揮而風趣。特別是說起鄉下的事兒，她變被動為主動，讓那些貴婦人們跟着她的話題走。編故事出來也能吊胃口，竟讓寶玉信以為真。劉姥姥先後三進榮國府，在給大觀園帶來了無窮樂趣的同時，收穫頗豐，不僅禮遇高，開了眼，實惠也多。賈母帶頭，各位夫人、小姐乃至丫鬟都紛紛解囊相贈，銀子、衣物、用具、點心、丹藥等一大包。寶玉還把劉姥姥喝過、妙玉想扔掉的那隻成窯五彩大蓋盅也搶救下來了，送給她帶走。對賈府中人來說，這些不過是盈餘之物，而對鄉下人來說，卻是一筆難得的財富。當然，我們不能由此得出「高貴者最愚蠢，卑賤者最聰明」這樣的結論，但是，笨小孩和劉姥姥的故事至少告訴我們，原生態的語言和智慧，看似樸實笨拙，其實透着聰明。看過倪萍《姥姥語錄》的人，難道不感到這裡面說的都是人生的大智慧嗎？有意思的是，賈府敗落後，反倒是這位被鳳姐愚弄的鄉下老太太搭救了她遇難的千金。你看，誰更愚蠢，誰更聰明？

古今談

吳羊壁

龍捲風與龍

今年天氣變異多。美國南部地區在二十四小時內(四月廿七、廿八日)出現三百一十二場龍捲風，創了頻多的紀錄。美國有些地區出名多龍捲風，而且來勢兇猛，住的地方設有地下室，龍捲風來了，不分老少，趕緊躲到地下室去，只有地下室最安全。出來的時候，如果那龍捲風正是經過那裡，那麼屋子傢具等已經不知給捲到甚麼地方去了。在電視上，我們也可以見到龍捲風捲過的地方，只剩下一片殘垣敗瓦。中國也有龍捲風，但是沒有美國那麼嚴重。龍捲風真像一條龍，向天上飛，入雲而去。早些時候，我在看電視上那條清晰的龍捲風時，不禁想，那真像一條巨大的生物，在升上天，入雲而去。我時時想起小時在鄉間，聽外婆用一種敬畏認真的神態，說她見過的龍，她見到龍飛上天，甚至看

清楚龍的鱗片閃閃發光(其實可能是捲起的水柱反射陽光)。她非常確信世界上有龍，你千萬不要和她辯駁，她非常認真，會叫你不要亂說。我們家鄉近海，外祖母在那裡見到過水龍捲是一點也不奇怪的。問題只是現在我們會認為這只是一種氣象現象，而外祖母虔誠地相信人間有龍這種神物，可大可小，可以不知所在，可以忽然飛上天。有趣的是，現在我們雖然認為世上其實沒有龍這東西，(因為從來沒有證實龍的下落)，但是我們也不認真說龍不存在，我們的觀念中不知不覺地承認有龍的存在。中國人不是還自稱為龍的傳人嗎？中國的古書中一直喜歡談龍，有龍的記載。總的來說，還是認為龍是一種會變化的神物，能潛能飛，可大可小。(這樣就可以把一切似乎是龍的東西都歸到「龍」這個名稱下面。《說文》對龍的解釋，就是一個典型的綜合：「龍，鱗蟲之長，能幽能明，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，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

潛淵。」因此，龍捲風就可以作為龍的一種存在現象了，不是說牠能細能巨，能短能長嗎？而且春天多見，秋天少見，正說明龍捲風是與天氣關係密切，春天天氣多變，多雲雨，秋天氣象比較穩定。古書「廣雅」(三國時魏張揖作的詞類書)，更把不同形狀的龍分別給予專稱：「有鱗曰蛟龍，有翼曰應龍，有角曰虬龍，無角曰螭龍」。可以說是把大型爬蟲類都列入，雖然各各不同，但又可以證明龍能變化。《左傳》是正式史書，史書上也記有龍，而且有人能夠馴養龍，做這些事的人稱為「豢龍氏」、「御龍氏」，帝舜的時候就豢龍。顯然，那些能畜能御的龍，只能是不會飛的龍了。我不相信有龍，但喜歡當作世界上有龍，這不失為一種趣味。各種各樣有關龍的傳說，雖然不一致，但這正是有趣地證明龍的多變。這些說法讓他傳說下去吧，這是一種形成了歷史的傳說。漢代畫像石刻中有龍，有鱗，有四腳，有長尾。也許古時能畜能御的就是類此的動物。我自己還是喜歡把龍捲風當作龍，當作龍的主要形象來源。電視上讓我們見到的龍捲風，就像一條巨大的生物捲動飛入雲去。多麼好看，龍！

亦有可聞

青絲

冰片龍腦

冰片是中國傳統藥材之一，是以龍腦樹的樹脂製成，氣味清涼芬芳，可用於製作香料，又有清熱止痛的作用，曾為古代醫家的必備藥物。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陽雜俎》曰：「龍腦香樹，出波羅洲，呼為個不婆律。亦出波斯國。」冰片最初是從西域傳入中國的，在唐代是很珍貴的香料和藥材，因其貴重，故稱之為龍腦。宋人鄭文寶的《南唐近事》載有一事：大食國曾遣使者與南唐進行貿易，其中就有大食國出產的龍腦油，味道芬芳辛烈，外噴可治癩閉神昏，內服可治中風口噤等症，中主李璟得到後十分珍惜，不輕易示人。有個姓歐的女道士偶然見此，說：「此一龍腦油也並非是上品品質，我為大家製作。」於是她用絲絹縫製了一個大口袋，放入數斤冰片，然後懸掛在屋樑上，下面用胡餅作為容器。不一會，絲絹口袋就灑液如注，流出的就是上好的龍腦油。中主李璟見此情景，也是驚歎不已，令人用酒兌後試飲，認為味道比大食國出產的要更勝一籌。由此可見，冰片在五代之時依然是舶來品，只有帝王貴冑才能消費得起。然而到了北宋，冰片就已被大量地應用，成為了治療咽喉腫痛、目

赤痢等症狀的外科良藥。而且，工匠在製作墨錠時也會加入少許冰片，以抑制炭黑、松煙及動物膠的臭味，不僅氣味馨香，還有防霉避蛀的功效。一些生活條件優渥的人家，為淨化室內的空氣，也常焚燒用冰片製成的香。李清照的《醉花陰》詞曰：「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消金獸。」瑞腦就是冰片的別稱。在這一時期，冰片已經進入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。中國的中醫理論認為，冰片屬於陰寒之物，能夠走散人的真氣，若口服過多，可致人暴亡。由於較容易獲取，冰片因此被一些有求死之心的人用於自殺。最著名的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，公元一二七九年，文天祥在五坡嶺遭到元軍伏擊，兵敗之際，他掏出事先準備好的冰片數下，想自殺殉國，以免被虜之辱，卻未能如願，結果被俘。而在此之前，著名的奸相賈似道於一二七五年率宋軍在蕪湖與元軍對戰大敗，擔心受到朝廷的懲處，也曾服冰片自殺未果。而有史記載，以此方法自殺成功的，只有賈似道的門客廖彥中。南宋周密的《癸辛雜識》載，賈似道兵敗遭到開革之後，回到臨安府，某夜廖彥中與賈似道對飲，直至五更方散。通過一夕對談，廖彥中知道賈似道的性命已是危在旦夕，自己也必將受到牽連，他日獲罪，有可能生不如死。於是回到家後，廖彥中偷服下冰片數把，並以熱酒熱茶送服，以使藥力盡快散發。不一會他就九竅流血，殞命當場。至於冰片是否真有傳說中的自殺功效，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嘗試。

熊光楷

鄧林：自然的簫聲 遠古的回音

鄧林是小平同志的長女，我和夫人壽瑞莉與鄧林熟悉，源自呂正操之女呂彤嵐的介紹。鄧林性格爽朗，頗多平民意識。有時候我們在玉泉山聚會，鄧林會帶來自己做的四川涼麵，麻辣味非常地道，既省錢又省時間，我們都吃得很高興。鄧林還有一絕，就是對音樂非常熟悉。她說，她從小就喜歡音樂，還曾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。有了她，就會有歌聲。有時候，我們唱起幾十年前的老歌，旋律還記得，但歌詞都記得模模糊糊了。這時，請教鄧林，準沒錯，她幾乎都能清清楚楚地記住。鄧林是職業畫家。她從18歲開始學畫，師從花鳥畫家汪慎生先生。當時，她正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。隨著畫藝進展，尤其是學畫願望日益強烈，兩年後她轉入中央美術學院附中，並於畢業後進入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，師從李苦禪、郭味蕓、田世光等先生專攻花鳥畫。我從1994年開始收藏簽名蓋章書，其後，我的夫人壽瑞莉也參與進來，與我一同收藏，並幫助我歸類、整理、錄入電腦中進行管理。促使我進行這項有意義的工作的源頭，是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(毛毛)贈送給我一本鄧小平同志親筆簽名的《鄧小平文選(第三卷)》。事實上，我和夫人的收藏也得到鄧林的很大幫助。2003年2月8日，鄧林送給我們一本蓋章的《鄧小平文選(第三卷)》，她還細心地附條說明，這方鄧小平印章好像用過，因為圖章上沾了許多印泥。有意思的是，後來我們又遇到鄧林，她告訴我們，那方印章已經捐給了四川廣安的鄧小平故居紀念館。看來，收藏一定要把握機會，否則很可能會與珍貴的藏品失之交臂。作為收藏愛好者，鄧林的畫集當然也在我們的收藏之列。2003年1月18日，鄧林將一本《鄧林畫集》(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1年8月第一版)簽名後贈送給我和夫人壽瑞莉。通過《鄧林畫集》，我們可以欣賞到鄧林繪畫藝術的概貌。稍稍翻閱，就可以發現，鄧林的繪畫主要集中於兩個領域：大寫意花卉畫，以及由彩陶紋樣幻化而來的抽象水墨畫。在畫冊的前半部分，基本

冀敏迪

對「方解着衣吃飯」認識的反差

魏文帝的詔書中有過：「三世長者知被服，五世長者知飲食」的話，陸游的《老學庵筆記》也記載了一個發生在宋隆興年間的趣事：「有楊州帥，貴戚也。宴席間諸客曰：『諺謂三世仕宦，方解着衣吃飯。僕願作一書，言衣帽酒餼之制，未得書名。』於是一個做通判的四川人鮮於廣就接話了：「公方立勳業，今必未暇及此，它時功名名遂，均逸林下，乃可成書耳。」而且還建議說：書名可以為《逸居集》。還沒等這位楊州帥反應過來，又有一位牛簽判，操着一口齊地口音，似乎好心地勸揚州帥不要信他的話，他說這是在罵他：「飽食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」並且還為他打抱不平似地憤然道：「是甚言語！」事實上，「楊州帥」不可能真的要寫甚麼言衣帽酒餼之制的書，他要矜誇的是自家歷代為官的優越感，而鮮於廣和從微佔區來的「京東歸正官」牛簽判，都是沒有豪門背景的寒族。他們兩人的雙簧戲，諷刺的就是「楊州帥」之輩內心的虛虛和腐敗，於是，「楊州帥」只有「發怒報面」鬱悶的份了。東漢中葉出現了世代為官的大姓家族，到魏晉南北朝時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九品中正制，利益相關的豪門世族，掌控了權力的分配，造成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」的局面。隋唐以後，雖然實行了科舉制度，但是，歷朝重新形成的貴族集團，都不會放棄他們在權力分配上的既得利益。於是，門不對戶不富的兩種人發生衝突，也就不可避免了。《新唐書》記載：唐代宗時，禮部侍郎楊綰上書，提出了科舉「明經、進士及道舉並停」的要求，他的理由是：「進士者皆通當代之學而不通經史，明經者則記帖論。又投陳自舉，非古先哲立席待賢之道。」給事中李綽、李異、尚書左丞賈至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等人對此表示支持，並且直接抨擊科舉考試是「小人之道」。不用說，這些人都是與「楊州帥」是一樣的世族人物。接着楊綰又提出了科舉先要經過層層推薦的方法，目的是為豪門世家提供方便之門，以便讓考試成為遮人耳目的形式；唐文宗時，家族中九人先後當上宰相，「雖精經義，不能為文，媿進士浮華」的鄭黨，又多次請求廢止科舉；祖父李德裕、父親李吉甫當宰相，非科舉出身李德裕當了宰相，見「公卿子弟艱於科舉」，更是「尤惡進士」，極力主張「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」，理由是：他們「少習其業，日熟朝廷事，台閣之儀不教而自成，寒士縱有出人之才，固不能習也。」而牛黨爭的兩派人物，也是李德裕一邊為門當戶對的世家大族官二代，牛僧孺一邊為科舉出身的寒門士子。科舉考試畢竟是封建時代產生與世族貴族權力競爭對立面的根源，他們必然要設法反對它，或者改變它的公平性，而從根本上排擠寒族士子。鮮於廣、牛簽判對「楊州帥」之輩腐敗的諷刺，表現了寒士們對世家豪族的鄙視。可是，「三世仕宦，方解着衣吃飯」這句話，在世家大族來說，卻是洋洋得意自豪而時髦的話。就像自從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說了：「我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公僕」以後，一些腐敗的官員也喜歡時髦地自稱「公僕」了。但老百姓並不喜歡這句話，他們覺得：只要多一點平等就不錯了。而且，僕人給人的印象：總是想從主人那裡多揩些油水的，如果不幸主人破產了，他仍然可以當僕人，只不過換一個主人而已。更何況，在這種虛偽的謙卑中，誰知道他們內心是不是在看「主人」的笑話？不同的立場，反差是強烈的。上層的腐敗與下層百姓的反腐敗則貫穿了整個歷史的進程，甚至可以說：它們是一對最基本的矛盾。每次國家衰亡的時候，必然會伴隨腐敗現象的氾濫。可怕的是：腐敗了，還不以為恥。



鄧林的梅花畫作。網上圖片

衡和對位，以及光暗之間的節奏。」這些抽象水墨畫經放大後，用純絲手工編織的方式做成壁掛，使水墨的韻味更加顯露無遺，並大大增加了原始力量和氣勢。欣賞鄧林的畫，總讓人忍不住想到她作為小平同志長女的特殊身份。我和夫人壽瑞莉特別欣賞鄧林的一個觀點。當有些「前衛」藝術家創作出醜化、諷刺共產黨領導的作品時，鄧林的話擲地有聲，她說：「藝術家的使命就是愛國！」藝術應該是正面的，積極向上的，在改革開放時期藝術家更應該肩負使命。也許，視覺藝術是相通的。除了畫家的身份之外，鄧林還是攝影愛好者。她很早就學會了照相、沖洗相片，並且有意識地為小平同志拍了20多年照片。小平同志於1997年去世後，為緬懷父親，鄧林找出這些照片，經過精挑細選，選出120幅結集出版了《鄧小平——女兒心中的父親》攝影集(中央文獻出版社)。1998年12月5日，她將這本攝影集簽名贈送給我。在書中，鄧林寫道：「這不是一部史詩，不是一代偉人的畫傳，也不是攝影家藝術技巧的展示。這只是女兒心中留下的對父親永不磨滅的記憶，是女兒對父親深深的思念。」(作者熊光楷上將是前副總參謀長，喜歡收藏名人簽名書和畫冊。)